



醫學源流論

下二

79  
1185  
4



79  
1185  
4



難經論

難經非經也。以經文之難解者。設為問難以明之。故曰難經。言以經文為難而釋之也。是書之旨。蓋欲推本經旨。發揮至道。剖晰疑義。垂示後學。真讀內經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盡善者。其問答之詞。有即引經文以釋之者。經文本自明顯。引之或反遺其要。以至經語反晦。或則無所發明。或則與兩經相背。或則以此誤彼。此其所短也。其中有自出機杼。發揮妙道。未嘗見于內經。而實能顯內經之奧義。補內經之所未發。此蓋別有師承。足與內經並垂千古。

醫學原流論

卷下

三

不知創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書。而越人引以為証乎。自隋唐以來。其書盛著。尊崇之者固多。而無能駁正之者。蓋業醫之輩。讀難經而識其大義。已為醫道中傑出之流。安能更深考內經。求其異同得失乎。古今流傳之載籍。凡有舛誤。後人無敢議者。比比然也。獨難經乎哉。餘詳余所著難經經釋中。

傷寒論論

仲景傷寒論。編次者不下數十家。因致聚訟紛紜。此皆不知仲景作書之旨故也。觀傷寒叙所述。乃為庸醫誤治而設。所以正治之法。一經不過三四條。餘皆救誤之法。故其文亦變動不居。讀傷寒論者。知此書皆設想懸擬之書。則無往不得其義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條在前。或以此條在後。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以此經因彼經而變。互相詬厲。孰知病變萬端。傳經無定。古人因病以施方。無編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幾叔和所定。

醫學源流論 卷一  
爲可信。何則。叔和序例云。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  
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則此書乃叔和所  
搜集。而世人輒加辨駁。以爲原本不如此。抑思苟無叔和  
安有此書。且諸人所編。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經現  
症。有異有同。後人見陽經一症。襍于陰經之中。以爲宜改  
入陽經之內。不知陰經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  
人圓機活法。泯沒不可問矣。凡讀書。能得書中之精義要  
訣。歷歷分明。則任其顛倒錯亂。而我心自能融會貫通。否  
則徒以古書紛更互異。愈改愈晦矣。

### 金匱論

金匱要畧。乃仲景治襍病之書也。其中缺畧處頗多。而上  
古聖人以湯液治病之法。惟賴此書之存。乃方書之祖也。  
其論病皆本于內經。而神明變化之。其用藥悉本于神農  
本草。而融會貫通之。其方則皆上古聖人歷代相傳之經  
方。仲景間有隨症加減之法。其脈法亦皆內經及歷代相  
傳之真訣。其治病無不精切周到。無一毫遊移參錯之處。  
實能洞見本源。審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應。真  
乃醫方之經也。惜其所載諸病。未能全備。未知有殘缺與

否然諸大症之綱領亦已粗備。後之學者以此爲經而參考推廣之。已思過半矣。自此以後之書皆非古聖相傳之真訣。僅自成一。家不可與金匱並列也。

脉經論

王叔和著脉經。分門別類。條分縷晰。其原亦本內經。而漢以後之說。一無所遺。其中旨趣。亦不能畫一。使人有所執持。然其滙集羣言。使後世有所考見。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脉之爲道。不過驗其血氣之盛衰寒熱。及邪氣之流在何經何藏。與所現之症。參觀互考。以究其生尅順逆之理。而後吉凶可憑。所以內經難經及仲景之論脉。其立論反若甚疎。而應驗如神。若執脉經之說。以爲某病當見某脉。某脉當得某病。雖內經亦間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瑣也。

見其脈為宜  
見其脈為不宜  
一脈可見數十脈  
一脈可現數百九

試而不驗。于是或咎脈之不准。或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藥之不對症。而不知皆非也。蓋病有與脈相合者。有與脈不相合者。兼有與脈相反者。全一脈也。見于此症為宜。見于彼症為不宜。全一症也。見某脈為宜。見某脈為不宜。一病可見數十脈。一脈可現數百症。變動不拘。若泥定一說。則從脈而症不合。從症而脈又不合。反令人徬徨無所適從。所以古今論脈之家。彼此互異。是非各別。人持一論得失相半。總由不知變通之精義。所以愈密而愈疎也。讀脈經者。知古來談脈之詳密如此。因以考其異同。辨其得失。審

其真偽。窮其變通。則自有心得。若欲泥脈以治病。必至全無把握。學者必當先參于內經難經及仲景之說。而貫通之。則胸中先有定見。後人之論。皆足以廣我之見聞。而識力愈真。此讀脈經之法也。

仲景之學。至唐而一變。仲景之治病。其論藏府經絡病情。傳變。悉本內經。而其所用之方。皆古聖相傳之經方。並非私心自造。間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兩輕重。皆有法度。其藥悉本于神農本草。無一味游移假借之處。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藥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議。藥味不過五六品。而功用無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機。聖人之妙用。與天地全不朽者也。千金方則不然。其所論病。未嘗不依內經。而不無禱以後世臆度之說。其所用方。亦皆採擇古

千金方外臺論

仲景之學。至唐而一變。仲景之治病。其論藏府經絡病情。傳變。悉本內經。而其所用之方。皆古聖相傳之經方。並非私心自造。間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兩輕重。皆有法度。其藥悉本于神農本草。無一味游移假借之處。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藥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議。藥味不過五六品。而功用無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機。聖人之妙用。與天地全不朽者也。千金方則不然。其所論病。未嘗不依內經。而不無禱以後世臆度之說。其所用方。亦皆採擇古

醫學源流論 卷一  
方不無兼取後世偏禠之法其所用藥未必全本於神農兼取禠方單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數方亦有一方而治數病其藥品有多至數十味者其中對症者固多不對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端在于藥而古聖製方之法不傳矣此醫道之一大變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藥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滅之處至唐王壽所集外臺一書則纂集自漢以來諸方滙萃成書而歷代之方於焉大備但其人本非端家之學故無所審擇以爲指歸乃醫方之類書也然唐以前之方賴此書以存

其功亦不可泯但讀之者苟胸中無成竹則衆說紛紜羣方淆雜反茫然失其所據故讀千金外臺者必精通于內經仲景本草等書胸中先有成見而後取其長而舍其短則可資我博採之益否則反亂人意而無所適從嗟乎千金外臺且然况後世偏駁禠亂之書能不惑人之心志哉等而下之更有無稽杜撰之邪書尤不足道矣



活人書論

宋人之書能發明傷寒論使人有所執持而易曉大有功  
于仲景者活人書爲第一蓋傷寒論不過隨舉六經所現  
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經皆現者并有一症而治法迥  
別者則讀者茫無把握矣此書以經絡病因傳變疑似條  
分縷晰而後附以諸方治法使人一覽了然豈非後學之  
津梁乎其書獨出機杼又能全本經文無一字混入己意  
豈非好學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繼往開來者乎後世之述  
傷寒論者唐宋以來已有將經文刪改移易不明不實至

近代前條辨尚論編等書。又復顛倒錯亂。各逞意見。互相辨駁。總由分症不清。欲其強合。所以日就支離。若能參究此書。則任病情之錯綜反覆。而治法仍歸一定。何必聚訟紛紜。致古人之書愈講而愈晦也。

大素脉論

診脉以之治病。其血氣之盛衰。及風寒暑濕之中人。可驗而知也。乃相傳有大素脉之說。以候人之壽夭窮通。智愚善惡。纖悉皆備。夫脉乃氣血之見端。其長而堅厚者為壽之徵。其短小而薄弱者為夭之徵。清而有神為智之徵。濁而無神為愚之徵。理或宜然。若善惡已不可知。窮通則與脉何與。然或得壽之脉。而其人或不謹于風寒勞倦。患病而死。得天之脉。而其人愛護調攝。得以永年。又有血氣甚清。而神志昏濁者。形質甚濁。而神志清明者。即壽夭智愚。

亦不能皆驗。况其他乎。又書中更神其說。以為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財若干。父母何人。子孫何若。則更荒唐矣。天下或有習此術而言多驗者。此必別有他術。以推測而倖中。借此以神其說耳。若盡于脉見之。斷斷無是理也。

婦科論

婦人之疾。與男子無異。惟經期胎產之病不同。且多癥瘕之疾。其所以多癥瘕之故。亦以經帶胎產之血。易于凝滯。故較之男子為多。故古人名婦科。謂之帶下醫。以其病總屬于帶下也。凡治婦人。必先知衝任之脉。衝脉起于氣街。在毛際。並少陰之經。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脉起于中極之下。臍旁四寸。以上毛際。循腹裡。上關元。又云。衝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裡。為經脉之海。此皆血之所從生。而胎之所由繫。明于衝任之故。則本原洞悉。而後其所生之病。千

條萬緒。可以知其所從起。更參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變化之。則每症必有傳受。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藥。自能所治輒效矣。至如世俗相傳之邪說。如胎前宜涼。產後宜溫等論。夫胎前宜涼。理或有之。若產後宜溫。則脫血之後。陰氣大傷。孤陽獨熾。又瘀血未淨。結爲蘊熱。乃反用姜桂等藥。我見時醫以此殺人無數。觀仲景先生于產後之疾。以石羔白薇竹茹等藥治之。無不神效。或云產後瘀血。得寒則凝。得熱則行。此大謬也。凡瘀血凝結。因熱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熱降而解。如桃仁承氣湯。非寒

散而何。未聞此湯能凝血也。蓋產後瘀血。熱結爲多。熱瘀成塊。更益以熱。則煉成乾血。永無解散之日。其重者陰涸而卽死。輕者成堅痞。褥勞等疾。惟實見其真。屬寒氣所結之瘀。則宜用溫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于古聖。而反宗後人之邪說。皆足以害人。諸科皆然。不獨婦科也。

痘科論

痘科論

今天下之醫法失傳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于藏府骨脉。而發于天時。所謂本于藏府骨脉者。凡人受生之初。陰陽二氣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動。則必有渣滓未融之處。伏于藏府骨脉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無感召。則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陰陽之氣。沴戾日積。與人身之藏府氣血相應。則其毒隨之而越。此發于天時者也。而天時有五運六氣之殊。標本勝復之異。氣體既稟。受不同。感發又隨時。各別。則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補救之。此至精至微。

醫學源流記 卷下  
之術也。柰何以寒涼伐之。毒藥劫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內經云。火鬱則發之。其遇天時炎熱。火甚易發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際。氣爲寒束。則不起發。發而精血不充。則無漿。漿而精血不繼。卽不靨。則溫散提托補養之法。缺一不可。豈得概用寒涼。至其用蚯蚓桑虫全蝎等毒藥。爲禍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謂毒氣內陷。一時不能托出。則借其力以透發之。此皆危篤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視爲常用之藥。則無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藥。無有不死。非其識見之高。

乃其用藥之靈也。故症之生死。全賴氣血。當清火解毒者。則清火解毒。當培養氣血者。則溫托滋補。百不失一矣。嗚呼。謬說流傳。起于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藥數品。按日定方。不效則繼以毒藥。如此而已。夫以至變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于是羣以爲痘科最易。不知殺人亦最多也。

#### 附種痘說

種痘之法。此仙傳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欲其聚。痘未出而強之出。則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

欲其少。強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強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時。痘之戾氣四也。擇天地溫和之日。五也。擇小兒無他病之時。六也。其痘苗皆取種出無毒之善種。七也。凡痘必漿成十分而後毒不陷。種痘之漿五分。以上卽無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醫并有延至一月者。種痘則九朝已回。九也。其有種而死者。深用傷恨。不知種而死者。則自出。斷無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于種出危險之痘。或生痘毒。此則醫家不能用藥之故。種痘之人。更能畧知治痘之法。則尤爲十全矣。

幼科論

幼科。古人謂之啞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變蒸胎驚之類。與成人異者。不可勝舉。非若婦人之與男子。異者止經產數端耳。古人所以另立專科。其說精詳明備。自初生以至成童。其病名不啻以百計。其治法立方。種種各別。又婦人之與男子。病相全者。治亦相全。若小兒之與成人。卽病相全者。治亦迥異。如傷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礪砂。其餘諸症。多用金石峻厲之藥。特分兩極少耳。此古人真傳也。後世不敢用。而以草

木和平之藥治之。往往遷延而死。此醫者失傳之故。至于調攝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蓋小兒純陽之體。最宜清涼。今人非太煖。卽太飽。而其尤害者。則在于有病之後。而數與之乳。乳之爲物。得熱則堅。紉如棉絮。况兒有病。則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則愈充滿。一與之吮。則迅疾湧出。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復充。填積胃口。化爲頑痰。痰火相結。諸脉皆閉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飯幾何。當病危之時。其食與平時不減。安有不死者哉。然囑病家云。乳不可食。則羣相詬曰。乳猶水也。食之何害。况兒虛

如此。全賴乳養。若復禁乳。則餓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將醫者詬罵。其餘之不當食而食。與當食而反不與之食。種種失宜。不可枚舉。醫者豈能坐守之。使事事合節耶。况明理之醫。能知調養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兒之所以難治者。非盡不能言之故也。





另有傳授焉。故外科總以傳授為主。徒恃學問之宏博無益也。有傳授則較之內科爲尤易。惟外科而兼內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時復感他氣。或因外症重極。內傷藏府。則不得不兼內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講于內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後能兩全而無失。若不能治其內症。則并外症亦不可救。此則全在學問深博矣。若爲外科者不能兼。則當另請明理內科爲之定方。而爲外科者參議于其間。使其藥與外症無害。而後斟酌施治。則庶幾兩有所益。若其所現內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極而昏暈。膿

欲成而生寒熱毒內陷而脹滿。此則內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內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內科也。但其道甚微。其方甚衆。亦非淺學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淺言之則惟記煎方數首。合膏圍藥幾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則經絡藏府氣血骨脉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態萬狀。無不盡識。其方亦無病不全。其珍奇貴重難得之藥。亦無所不備。雖遇極奇極險之症。亦了然無疑。此則較之內科爲更難。故外科之等級高下懸殊。而人之能識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呪  
祝  
由

呪  
咒

祝由科論

祝由之法。內經賊風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變氣論岐伯云。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虛邪賊風。內着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觀之。則祝由之法。亦不過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導氣。以釋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輕者。或有感應之理。若果病機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傳。近所傳符咒之術。間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見功。蓋



效為易。其中又有天運時氣之不同。變化多端。亦必隨症加減。此理亦廣博深奧。與治人之術不相上下。今則醫人之醫尚絕傳。况獸醫乎。

此處有若干行模糊文字，似為另一段論述，但內容難以辨認。

この四大家は  
余大精研は  
是よりたより

四大家論

醫道之晦久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說。指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四人。謂為千古醫宗。此真無知妄談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聖人。猶儒宗之孔子。河間東垣乃一偏之學。丹溪不過斟酌諸家之言。而調停去取以開學者便易之門。此乃世俗之所謂名醫也。三子之于仲景。未能望見萬一。乃躋而與之並稱。豈非絕倒。如扁鵲倉公王叔和孫思邈輩。則實有師承。各搽絕技。然亦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漢唐諸子之流。亦斷斷不可與孔子並列。况

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劉則崇崇內經。而實不能得其精義。朱則平易淺近。未覩本原。至于東垣。執崇理脾胃之說。純用升提香燥。意見偏而方法亂。貽誤後人。與仲景正相反。後世頗宗其說。皆由世人之于醫理。全未夢見。所以爲所惑也。更可駭者。以仲景有傷寒論一書。則以爲崇明傷寒。金匱要畧。則以爲可依以治病。其說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輕三子也。蓋此說行。則天下惟知竊三子之緒餘。而不深求仲景之學。則仲景延續先聖之法。從此日衰。而天下萬世。天扎載途。其害不小。故當亟正之也。

醫家論

醫之高下不齊。此不可勉強者也。然果能盡智竭謀。小心謹慎。猶不至于殺人。更加以詐僞萬端。其害不可窮矣。或立奇方以取異。或用僻藥以惑衆。或用參茸補熱之藥。以媚富貴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魯之輩。或立高談怪論。驚世盜名。或造假經僞說。瞞人駭俗。或明知此病易曉。僞說彼病以示奇。如冬月傷寒。強加香薷于傷寒方內。而愈以爲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係熱症。強加乾姜于涼藥之內而愈。以爲此真寒也。不知彼

醫藥源流論 卷一  
之乾姜。乃泡過百次而無味者也。于外科則多用現成之藥。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險。先使其瘡極大。令人驚惶而後治之。并有能發不能收。以至斃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條鎗之類。不顧人之極痛。一概用之。哀號欲死。全無憐憫之心。此等之人。不過欲欺人。啗利。即使能知一二。亦為私欲所汨沒。安能奏功。故醫者能正其心術。雖學不足。猶不至于害人。况果能虚心篤學。則學日進。學日進。則每治必愈。而聲名日起。自然求之者衆。而利亦隨之。若專于求利。則名利必兩失。醫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醫學淵源論

醫書之最古者內經。則醫之祖乃岐黃也。然本草起於神農。則又在黃帝之前矣。可知醫之起。起于藥也。至黃帝則講夫經絡藏府之原。內傷外感之異。與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藥之理。醫學從此大脩。然其書講人身藏府之形。七情六淫之感。與針灸雜法。為多。而製方尙少。至伊尹有湯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傳聞。無成書可考。至扁鵲倉公。而湯藥之用漸廣。張仲景先生出。而禱病傷寒。崑以方藥為治。遂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

神農黃帝之精義。皆從古相傳之方。仲景不過集其成耳。自是之後。醫者以方藥爲重。其於天地陰陽經絡藏府之道。及針灸雜術。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從此一變。唐宋以後。相尋彌甚。至元之劉河間張潔古等出。未嘗不重內經之學。凡論病必先叙經文。而後採取諸家之說。繼乃附以治法。似爲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經義。而于仲景制方之義。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說非影響卽支襍。各任其偏而不歸于中道。其尤偏駁者。李東垣爲甚。惟以溫燥脾胃爲主。其方亦毫無法度。因當時無真實之學。

盜竊虛名。故其教至今不絕。至明之薛立齋。尤浮泛荒謬。猶聖賢之學。變而爲腐烟時文。何嘗不曰我明經學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旣不知神農黃帝之精義。則藥性及藏府經絡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則病變及施治之法不審也。惟曰某病則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劑。令病者遷延自愈者。胸中毫無把握。惟以簡易爲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載途矣。安得有參本草窮內經。熟金匱傷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總由于習醫者。



皆貧若不學之人。端以此求衣食。故祇記數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復更求他法。故其禍遂至于此也。

考試醫學論

醫爲人命所關。故周禮醫師之屬。掌于冢宰。歲終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時。設內外醫學。置教授及諸生。皆分科考察陞補。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試之文。皆有程式。未知當時得人何如。然其慎重醫道之意。未嘗異也。故當時立方治病。猶有法度。後世醫者。大概皆讀書不就。商賈無資。不得已而爲衣食之計。或偶涉獵肆中。勦襲醫書。或托名近地時醫門下。始則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爲醫術不<sub>三</sub>過如此。其誤相仍。其害無盡。岐黃之精義。幾絕矣。若欲<sub>三</sub>斟

酌古今考試之法。必訪求世之實有師承。學問淵博。品行端方之醫。如宋之教授。令其嚴考諸醫。取則許掛牌行道。既行之後。亦復每月嚴課。或有學問荒疎。治法謬誤者。小則撤牌讀書。大則飭使改業。教授以上。亦如周禮醫師之有等。其有學問出眾。治效神妙者。候補教授。其考試之法。分爲六科。曰針灸。曰大方。曰婦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專科。其試題之體有三。一曰論。題出靈樞素問。發明經絡藏府。五運六氣寒熱虛實。補瀉逆從之理。二曰

解。題出神農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畧。考訂藥性病變製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驗。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聖經。治必遵乎古法。學有淵源。而師承不絕矣。豈可聽涉獵杜撰。至無根柢之人。以人命爲兒戲乎。

神農出而醫本草樹米食命全萬民醫者各其  
人各其業自是平日合醫之業各分其業  
神農出而醫本草樹米食命全萬民醫者各其

醫非人人可學論

今之學醫者皆無聊之甚。習此業以爲衣食之計耳。孰知  
醫之爲道。乃古聖人所以洩天地之秘。奪造化之權。以救  
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聰明敏哲之人不可學也。黃帝  
神農。越人仲景之書。文詞古奧。搜羅廣遠。非淵博通達之  
人不可學也。凡病之情。傳變在于頃刻。真僞一時難辨。一  
或執滯。生死立判。非虛懷靈變之人不可學也。病名以千  
計。病症以萬計。藏府經絡。內服外治。方藥之書。數年不能  
竟其說。非勤讀善記之人不可學也。又內經以後。支分派

別人自爲師。不無偏駁。更有怪僻之論。鄙俚之說。紛陳錯立。淆惑百端。一或誤信。終身不返。非精鑒確識之人。不可學也。故爲此道者。必具過人之資。通人之識。又能屏去俗事。專心數年。更得師之傳授。方能與古聖人之心。潛通默契。若今之學醫者。與前數端事。事相反。以通儒畢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無文理之人。欲頃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喪。而枉死者徧天下也。

醫非人人可學論

名醫不可爲論

爲醫固難。而爲名醫尤難。何則。名醫者。聲價甚高。敦請不<sub>易</sub>。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卽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屬輕小之疾。不卽延治。必病勢危篤。近醫束手。舉家以爲危。然後求之。夫病勢而人人以爲危。則真危矣。又其病必遷延日久。屢易醫家。廣試藥石。一誤再誤。病情數變。已成壞症。爲名醫者。豈真有起死回生之術哉。病家不明此理。以爲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醫之束手。亦何以異于人哉。于是望之甚切。

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則當之者難為情矣。若此病斷然必死，則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飄然而去，猶可免責。倘此症萬死之中，猶有生機一線，若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于心不安。若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雖當定方之時，未嘗不明白言之，然人情總以成敗為是非。既舍我之藥而死，其咎不容諉矣。又或大病差後，元氣虛而餘邪尚伏，善後之昏，尤宜深講。病家不知，失于調理，愈後復發，仍有歸咎于醫之未善者。此類甚多，故名醫之治

病較之常醫，倍難也。知其難，則醫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傍觀之人，亦宜曲諒也。然世又有獲虛名之時，醫到處誤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殺人之實，無殺入之名，此必其人別有巧術，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內矣。

古聖相傳之說。揆之于情有至理。驗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獨于無稽之談。義所難通。害又立見者。人人奉以為典訓。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來久矣。時醫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風寒暑濕燥火。猶是也。生人七情六慾。猶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則生。今人用之則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審其病之確然。然後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謂某病。非古人之所謂某病也。如風火襍感。症類傷寒。實非傷寒也。乃亦

邪說陷溺論

古聖相傳之說。揆之于情有至理。驗之于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獨于無稽之談。義所難通。害又立見者。人人奉以為典訓。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來久矣。時醫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風寒暑濕燥火。猶是也。生人七情六慾。猶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則生。今人用之則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審其病之確然。然後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謂某病。非古人之所謂某病也。如風火襍感。症類傷寒。實非傷寒也。乃亦

以大劑桂枝湯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輕者身熱悶亂。于是罪及仲景。以爲桂枝湯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誤人。豈不謬乎。所謂無稽之邪說。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傷寒陽明之藥。傷寒皆在冬至以後。尙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謂痢疾血症。皆無止法。夫痢血之病。屬實邪有瘀者。誠不可以遽止。至于滑脫空竭。非止不爲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謂餓不死之傷寒。吃不死之痢疾。夫傷寒論中以能食不能食。驗中寒中風之別。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况邪方退。非扶其胃。

氣則病變必多。宿食欲行。非新穀入胃。則腸中之氣必不下達。但不可過用耳。執餓不死之說。而傷寒之禁其食而餓死者多矣。謂痢疾爲吃不殺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則其胃氣尙強。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謂痢疾之人無物不可食。執吃不殺之說。而痢疾之過食而死者多矣。此皆無稽之談。不可枚舉。又有近理之說。而謬解之者。亦足爲害。故凡讀書議論。必審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歷試。方不爲邪說所誤。故聖人深惡夫道聽塗說之人也。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紙面模糊及有墨痕，文字難以辨認。

涉獵醫書誤人論

人之死。誤于醫家者十之三。誤于病家者十之三。誤于旁人涉獵醫書者。亦十之二。蓋醫之爲道。乃通天徹地之學。必全體明。而後可以治一病。若全體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舉以試人。輕淺之病。或能得效。至于重大疑難之症。亦以一偏之見。妄議用藥。一或有誤。生死立判矣。間或偶然倖中。自以爲如此大病。猶能見功。益復自信。以後不拘何病。輒妄加議論。至殺人之後。猶以爲病自不治。非我之過。于是終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則有故



焉。蓋病家皆不知醫之人。而醫者寫方即去。見有稍知醫理者。議論鑿鑿。又關切異常。情面甚重。自然聽信。誰知彼乃偶然繙閱。及道聽塗說之談。彼亦未嘗審度從我之說。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從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貴之人。文理本優。偶爾檢點醫書。自以爲已有心得。傍人因其平日稍有學問。品望倍加。信從而世之醫人。因自己全無根柢。辨難反出其下。于是深如佩服。彼以爲某乃名醫。尙不如我。遂肆然爲人治病。愈則爲功。死則無罪。更有執一偏之見。恃其文理之長。更著書立說。貽害後世。此等之

人。不可勝數。嗟乎。古之爲醫者。皆有師承。而又無病不講。無方不通。一有邪說異論。則引經據典。以折之。又能實有把持。所治必中。故餘人不得而參其末議。今之醫者。皆全無本領。一書不讀。故涉獵醫書之人。反出而臨乎其。上。致病家亦鄙薄醫者。而反信夫涉獵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醫中之無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長短也。然涉獵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誤他人。繼誤骨肉。終則自誤其身。我見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天下之病。誤于醫家者固多。誤于病家者尤多。醫家而誤。易良醫可也。病家而誤。其弊不可勝窮。有不問醫之高下。卽延以治病。其誤一也。有以耳爲目。聞人譽某醫。卽信爲真。不考其實。其誤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務取其便。又慮別延他人。覺情面有虧。而其人又叨任不辭。希圖酬謝。古人所謂以性命當人情。其誤三也。有遠方邪人。假稱名醫。高談濶論。欺騙愚人。遂不復詳察。信其欺妄。其誤四也。有因至親密友。或勢位之人。薦引一人。情分難却。勉強延請。

病家論

天下之病。誤于醫家者固多。誤于病家者尤多。醫家而誤。易良醫可也。病家而誤。其弊不可勝窮。有不問醫之高下。卽延以治病。其誤一也。有以耳爲目。聞人譽某醫。卽信爲真。不考其實。其誤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務取其便。又慮別延他人。覺情面有虧。而其人又叨任不辭。希圖酬謝。古人所謂以性命當人情。其誤三也。有遠方邪人。假稱名醫。高談濶論。欺騙愚人。遂不復詳察。信其欺妄。其誤四也。有因至親密友。或勢位之人。薦引一人。情分難却。勉強延請。

其誤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閱醫書。自以爲醫理頗通。每見立方。必妄生議論。私改藥味。善則歸己。過則歸人。或各薦一醫。互相毀謗。遂成黨援。甚者各立門戶。如不從己。反幸灾樂禍。以期必勝。不顧病者之死生。其誤七也。又或病勢方轉。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見效太遲。忽而讒言鋒起。中道變更。又換他醫。遂至危篤。反咎前人。其誤八也。又有病變不常。朝當桂附。暮當芩連。又有純虛之體。其症反宜用硝黃。大實之人。其症反宜用參朮。病家不知。以爲怪僻。不從其說。反信庸醫。其誤九也。又有吝惜錢財。惟賤是取。况

名醫皆自作主張。不肯從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順受商。酬謝可畧。扁鵲云。輕身重財。不治。其誤十也。此猶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參附則喜。用攻劑則懼。服參附而死。則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則咎在醫。使醫者不敢對症用藥。更有製藥不如法。煎藥不合度。服藥非其時。更或飲食起居。寒暖勞逸。喜怒語言。不時不節。難以枚舉。小病無害。若大病則有一不合。皆足以傷生。然則爲病家者當何如。在謹擇名醫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擇賢相而專任之。其理一也。然則擇賢之法若何。曰。必擇其人品端方。心

術純正。又復詢其學有根柢。術有淵源。歷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後延請施治。然醫各有所長。或今所患非其所長。則又有誤。必細聽其所論。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藥必能命中。然後托之。所謂命中者。其立方之時。先論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藥之後。如何效驗。或云必得幾劑而後有效。其言無一不驗。此所謂命中也。如此試醫。思過半矣。若其人本無足取。而其說又怪僻不經。或游移恍惚。用藥之後。與其所言。全不相應。則即當另覓名家。不得以性命輕試。此則擇醫之法也。

### 醫者誤人無罪論

人命所關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無不立有報應。乃今之為名醫者。既無學問。又無師授。兼以心術不正。欺世盜名。害人無算。宜有天罰以彰其罪。然往往壽考富厚。子孫繁昌。全無殃咎。我始甚不解焉。以後日與病者相周旋。而後知人之誤藥而死。半由于天命。半由于病家。醫者不過依違順命以成其死。並非造謀之人。故殺人之罪。醫者不受也。何以言之。夫醫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則于醫之良者。彼偏不信。醫之劣者。反信而不疑。言補益者。以為

良醫言攻散者。以爲庸醫。言溫熱者。以爲有益。言清涼者。以爲傷生。或旁人互生議論。或病人自改方藥。而醫者欲其術之行。勢必曲從病家之意。病家深喜其和順。偶然或愈。醫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醫者不任其咎。病家因自作主張。隱諱其非。不復咎及醫人。故醫者之曲。從病家。乃邀功避罪之良法也。既死之後。聞者亦相傳以爲某人之病。因誤服某人之藥而死。宜以爲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復如此。更有平昔最佩服之良醫。忽然自生疾病。反信平日所最鄙薄之庸醫。而傷其生者。是必有鬼神使之。此乃所

謂命也。蓋人生死有定數。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則天下皆壽考之人。而命無權。故必生疾病。使之不以壽而死。然疾病之輕重不齊。或其人善自保護。則六淫七情之所感甚輕。命本當死。而病淺不能令其死。則命又無權。于是天生此等之醫。分布于天下。凡當死者。少得微疾。醫者必能令其輕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權。于是獨重。則醫之殺人。乃隱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罰。不但無罪。且有微功。故無報也。惟世又有立心欺詐。買弄聰明。造捏假藥。以欺嚇人。而取其財者。此乃有心之惡。與前所論之人不全。其禍無不立



